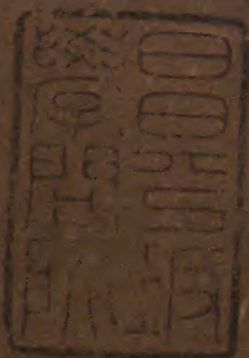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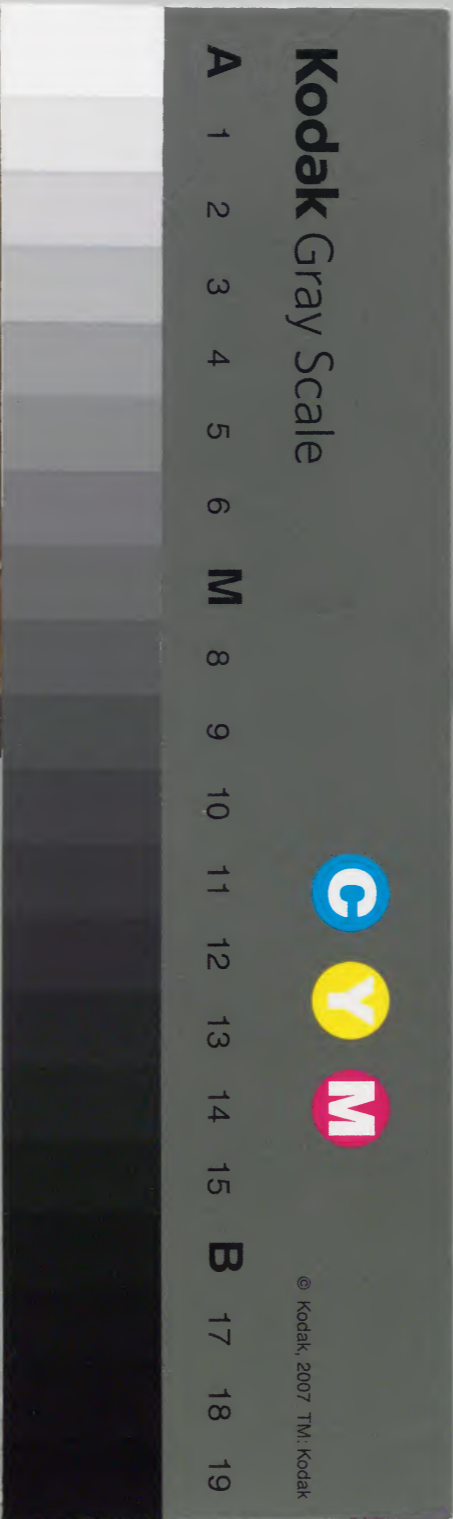


事親庸言

十八至廿



庫文閣內			
五九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483	
冊數	10 (10)		
函號	299	140	



事親庸言卷十八

淺草文庫

朱陽寶克勤靜庵甫著

男

容莊

校梓

容邃

孔子作孝經以授曾子第十八

孝經仲尼居曾子侍子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

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女知之乎

女汝通用下同

逸庵耿氏曰仲尼孔子字居閒居也曾子孔子弟子名參字子輿侍侍坐也先王謂古先聖王至極

至也要切要也德者人心所得於天之理道者事物當然之則人之所共由者也順者因其性之自然不假勉強也上下統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而言也孔子謂曾子曰古先聖王有極至之德切要之道以順天下而天下之民一歸於順協和雍穆上下俱無怨尤女知此否蓋孔子欲傳孝道於曾子而其道甚大難以輕言故先發端以啟問也按孝經首章盡蔽全經開端數語實括大義今觀篇首所列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

用和睦上下無怨凡內聖外王全體大用之學無不具備非仁以為己任死而後已之曾子豈易語此故孔子欲傳授孝道先發此以問之也曾子辟席曰參不敏何足以知之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復坐吾語女○辟與避同夫音扶下同語去聲逸庵耿氏曰辟席古者席地而坐曾子聞孔子之言起而離席以對也不敏謙言不聰敏也孔子告之曰所謂至德要道者非他即孝也本根也孝為百行之原乃德之根本也教之所由生言教化皆

從此生也復坐命之復坐而詳語之也

上言至德要道下言德不言道者以行道而有得於心也言德道自在其中然言德又言教者見孝是人所公共的既得於已又當推以及人使人人知其性分之所固有勉其職分之所當為此聖人以孝治天下之弘願也○曰德之本學之全體具於孝曰教所由生學之大用備於孝天德王道一以貫之○開口說一德字便說一教字可見孝經是治天下之書

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

音扶 膚

逸庵耿氏曰身一身也體四肢也髮毛髮也膚皮膚也言人之一身父母全而生之子當全而歸之不敢有一毫虧毀損傷也蓋虧體則辱親故孝子不敢也這不敢二字便是一個敬字孝之始者孝之始基也

曰孝之始曰孝之終不是分始終言之正是合始終言之曰始者見人之孝皆當從不敢毀傷之心做起始已貫乎終矣曰終者見必立身行

道至於揚名後世以顯父母孝乃完全也○不敢之心終身放不下纔放下便非孝子

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

逸庵耿氏曰承上言非惟不毀而已必植立此身在天地間仰不愧俯不怍使此身為賢聖之身行道行其道於天下也揚名於後世雖無意求名而名自隨之也以顯父母者子為賢人則其親為賢人之親子為聖人則其親為聖人之親不如是不足為立身也孝之終者孝至此始完全也

身要立稍置身非道中此身便植立不住為物欲傾倒了立身即繼之以行道可見孝道得之於已又當公之於人使人人皆歸於孝則大道行於天下矣以此揚名顯親方於孝道完全

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

逸庵耿氏曰此申結上文孝本愛親故以事親為始非事君則事親之孝不全故中於事君而非立身則事親事君不能結果成就故終於立身

孝子事親為仁根本已在此了出而事君正是

佐明王以孝治天下之時以親親之心推而仁
民愛物爲天地補其缺畧直是頂天立地爲天
地間不可少之人此身方是能植立得住故曰
終於立身

大雅云無念爾祖聿修厥德

逸庵耿氏曰詩大雅文王之篇無念念也聿助語
辭厥其也引詩以見人能念其祖先而聿修其德
則孝之始終備矣

修德是孝經之大旨曰念爾祖尤有多少兢業

繼述惟恐隕墜祖德之意其悚動人之良心最
爲切至○明發不寐有懷二人與無念爾祖聿
修厥德同是一片不敢忘孝之心○念爾祖而
修厥德身之所由立也不然則身不立身不立
則孝不成矣○孔子作孝經示曾子曰德教加
於百姓刑於四海曰天下和平災害不生禍亂
不作曰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
通傳孝與明王以孝治天下之道蓋服膺而不
忘也故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

論語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

朱子曰弘寬廣也毅強忍也非弘不能勝其重非毅無以致其遠

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

朱子曰仁者人心之全德而必欲以身體而力行之可謂重矣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可謂遠矣
○程子曰弘而不毅則無規矩而難立毅而不弘則隘陋而無以居之又曰弘大剛毅然後能勝重任而遠到○覺軒蔡氏曰弘毅不可執一而廢一

蓋弘者易失之不毅毅者易失之不弘然弘毅之任重道遠又惟歸於仁何也蓋仁道最大孔門傳道莫大於求仁蓋仁之道非全體而不息者不足以當之惟其全體也則無一理之不該所以不可不弘惟其不息也則無一念之間斷所以不可不毅仁之任重而道遠如此是豈可以易爲哉曾子平日三省一貫致力於大學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不使有一理之或違非弘而何啟手啟足猶戰兢而不已易簣之際得正而斃非毅而何此所以卒

任傳道之責也

命為士千古聖賢之業皆所繫賴胸襟不寬那能包天地民物許多力量不堅又是不能做到頭底故曰不可不弘毅誠以任甚重道甚遠故也仁以為己任何等樣重死而後己何等樣遠士如何可不弘毅○任字乃死煞字猶云擔子也非用力任彼之詞○仁以為己任死而後己故求仁之學君子終身於其中而不可頃刻離焉者也

論語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

○參所金反唯上聲

朱子曰參乎者呼曾子之名而告之貫通也唯者應之速而無疑者也聖人之心渾然一理而泛應曲當用各不同曾子於其用處蓋已隨事精察而力行之但未知其體之一爾夫子知其真積力久將有所得是以呼而告之曾子果能默契其旨即應之速而無疑也

曾子於夫子之道隨事精察而力行之蓋將幾於有得者夫子以一貫指示正窺其有得而直

捷以予之曾子之唯亦自直捷承當非平日真積力久安能有此

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朱子曰盡已之謂忠推已之謂恕而已矣者竭盡而無餘之辭也夫子之一理渾然而泛應曲當譬則天地之至誠無息而萬物各得其所也自此之外固無餘法而亦無待於推矣曾子有見於此而難言之故借學者盡已推已之目以著明之欲人

之易曉也蓋至誠無息者道之體也萬殊之所以一本也萬物各得其所者道之用也一本之所以萬殊也以此觀之一以貫之之實可見矣或曰中心爲忠如心爲恕於義亦通○程子曰以已及物仁也推已及物恕也違道不遠是也忠恕一以貫之忠者天道恕者人道忠者無妄恕者所以行乎忠也忠者體恕者用大本達道也此與違道不遠異者動以天爾又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忠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恕也又曰聖人教人各因其材

吾道一以貫之唯曾子爲能達此孔子所以告之也曾子告門人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亦猶夫子之告曾子也中庸所謂忠恕違道不遠斯乃下學上達之義

以學者之忠恕明夫子之一貫正是曾子平日隨事精察力行處○在天之誠一而已聖得之爲聖賢得之爲賢學者體認之皆可爲學各自認取理一而功候不同耳故夫子以一貫語參是曾子能到此地位故以此授之非於是理有

所加也曾子以忠恕語門人是門人不能到此地位故借人人所具者以示之非於是理有所損也○曾子於聖人用處隨事精察力行是何等樣弘何等樣毅真所謂任重道遠死而後已者故孔子示以一貫而終以孝經授之其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曰則天之明因地之利以順天下是以其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曰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知孝經乃明王治天下之道也通天

子諸侯公卿大夫士庶人各以其孝治天下國
家及其身則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弟弟夫
夫婦婦而天下定矣

論語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啟予足啟予手詩云戰

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

子音扶

朱子曰啟開也曾子平日以為身體受於父母不
敢毀傷故於此使弟子開其衾而視之詩小旻之
篇戰戰恐懼兢兢戒謹臨淵恐墜履冰恐陷也會

子以其所保之全示門人而言其所以保之之難
如此至於將死而後知其得免於毀傷也小子門
人也語畢而又呼之以致反復丁寧之意其警之
也深矣○程子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君子保其
身以歿為終其事也故曾子以全歸為免矣○尹
氏曰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曾子臨終而啟
手足為是故也非有得於道能如是乎○范氏曰
身體猶不可虧也况虧其行以辱其親乎
啟足啟手以所保之全示門人也引詩三言言

其所以保之之難如此也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固是幸其得免於毀傷亦見非至於今猶未敢必其得免也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難之之詞也○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總是一個敬字以此爲學已挾千聖之奧所以能得夫子之傳○曾子爲學功夫確切篤實一步一步做將去總之一個敬字是他爲學底把握故將終而示門弟子以戰戰兢兢臨履之道也○夫子作孝經以授曾子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

毀傷孝之始也曾子將終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全是從夫子之教體貼得來○孝經之旨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及其疾也召門弟子曰啟予足啟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至於易簣曰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噫曾子之孝也以守身也身者親之枝也不敬其身是忘其親敬其身親未嘗一日忘也此

孝之至要者也

自仲尼居至此引言以見孔子作孝經以授曾子之意也

事親庸言卷十八終

事親庸言卷十九

朱陽竇克勤靜庵甫著

男

容莊 容邃 校梓

孝經為五經四子之總會第十九

隋經籍志孔子既叙述六經作孝經以總會之明其枝流雖分本萌於孝者也遭秦焚書為河間人顏芝所藏又有古文孝經孔安國為之傳至劉向典較經籍以顏本比古文除其繁惑以十八章為定

淳夫范氏曰孝經道之根本學之基址其言近其旨遠其守約其施博○華川王氏曰孝者天之經地之義而百行之原也自天子達於庶人尊卑雖有等差至於爲學曷有間哉五經四書之言備矣而教孝必以孝經爲先則以聖言雖衆而孝經者實總會之也是書大行其必人曾參而家閔損有關於世教甚重豈曰小補而已○虞氏曰聖人以通神明之德惟孝乎巨五際總五經含五常孕育三才而靈然獨存者也其結字也子戴老老馮

子鴻濛以降年莫老於太極而兩儀爲之伯長經一曰事天事地是大易稱父稱母之文而推原性真開闡經義則又太極生生之大指矣仲尼旣成春秋年踰七十始呼弟子以開宗揭周公而示行配天雖大契性猶難必若大學之脩身中庸之誠身七篇之守身然後見遺體之大全而紹性宗之正脉也此慈湖楊子所以首倡學卽孝字之說也○又曰孔子爲曾子開陳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相傳之宗明生天生地生人之大義只一孝字都包得

盡○沈氏曰大哉孝經其先聖之微言乎彼視爲童穉之習而弁髦之者固無論已若謂孔子發五等始終之義於曾子以教人亦井天管豹之見其於聖人旨趣均之乎曠觀而聳聽哉蓋聖人立言指近而遠詞約而博匪可以寡邇窺者孔子刪述六經匡持理道參贊化育詳且悉矣又慮夫天下後世求派遺源而不知大經大法之要故諄諄與曾氏發明孝行示天下後世治平之準萬化之源焉○勿軒熊氏曰孔門之學惟曾子得其宗曾氏

之書有二曰大學曰孝經經傳章句頗亦相似學以大學爲本行以孝經爲先自天子至庶人一也堯典一篇大學孝經之準也自克明峻德以至親睦九族極而百姓之昭明萬邦之於變大學之序也孝之爲道蓋已具於親睦九族之中矣何也一本故也自是舜以克孝而徽五典禹以致孝而叙彝倫伊尹述成湯之德一則曰立愛惟親二則曰奉先孝思人紀之脩孰大乎是文武周公師是而行備見於禮記所載上而宗廟之饗下而子孫之

保其爲孝茂有加焉功化之盛至使四海之內人親其親長其長一麟毛一芽甲之微無不得所嗚呼二帝三王之教可謂大矣孝經一書卽其遺法也世入春秋皇綱解紐孔子傷之三復昔者明王孝治之言思之深望之切矣○蔡氏曰夫孝天性也本乎至情隨分自盡大舜養以天下曾子養以酒肉其道一也虞書顯設於當時孝經大學垂憲於萬世其道一也愛敬生於孩提仁義達之天下沛然而不可禦也教成而政治矣率性而愛敬

之謂之孝是曰性善至於配天而性無毫髮之不盡矣夫子言性何其切近精實如此也○新安呂氏曰孝經統百行之宗居六經之要其言大而有所本約而易操施之無窮蓋堯舜以來相傳之心法而治天下之大經大本也天地鬼神古今貴賤始終常變無一非孝包羅真是徹上徹下道理豈可僅以溫清之節視之非明於大孝達孝之義不足語於此○又曰五經之言孝孝之散殊也孝經之言孝孝之統會也有五經不可無孝經猶之洪河

事親屬言 卷十九 四
之水不可無星宿之源海若之滙也○又曰春秋
孔子之刑書也孝經孔子之教書也春秋成而亂
臣賊子懼孝經成而上下無怨天下和平通於神
明光於四海

易書詩禮春秋此五經者並天地鑄今古扶綱
常育民生之書也人而不學是五者雖一言一
事能執乎道猶無與於孝之大也○昔者聖人
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著昔者聖人之以
孝治也幽贊於神明而麟鳳至○易書之有乾

坤猶天道之有陰陽地道之有剛柔人道之有
仁義也當伏羲畫卦時有畫無文易之縕已寓
更經文王繫彖周公繫爻而易道大備然則易
以卦爻象象立其體以九六迭運妙其用神物
之興占決之示聖人憂天下來世之心其至矣
然學之源出於此矣太極圖說發孝之蘊也易
傳傳孝也西銘所以行其孝也小學又以別孝
之目使知所從事也○卽易卦之乾可以認吾
心之乾又卽吾心之乾可以悟在天之乾卽易

卦之坤可以認吾心之坤又卽吾心之坤可以
悟在地之坤所謂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
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古今之幾此者其惟
舜文武周乎○乾之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
惕若孔子釋之曰君子進德修業忠信所以進
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此示人以誠信
存存之學也天道也坤之六二曰直方大孔子
釋之曰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
不孤此示人以敬義夾持之功也地道也而

兢兢履之道不出乎此故易以道陰陽卽謂之
言孝也可○孔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
施於有政孝與政嘗相因也孝而達之於政斯
爲孝矣政而本之於孝斯爲政矣子曰是亦爲
政奚其爲爲政非昭定之微辭也古今之通論
也君陳之篇可以觀矣○奚倫攸叙而萬世以
寧人性同也古聖王順民而治孝豈有加於人
性之外乎○二帝三王之治本於道二帝三王
之道本於心禮樂教化心之發也典章文物心

之著也家齊國治天下平心之推也存此心者
二帝三王亡此心者夏桀商紂是典謨固治心
之要而吾謂一欽字可以該之蓋欽者不敢之
義也堯典以欽之辭始益稷以欽之辭終舜之
兢兢業業禹之祇台德先成湯之慄慄危懼文
王之小心翼翼皆是也能舍此而別求二帝三
王之所以出治與所以傳心者乎非孝而能如
是乎故曰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昔孔子刪
詩約三千而三百一日論詩蔽三百於一言以

是知三百篇皆可以感發人之善心懲創人之
逸志人苟玩詩人之性情以求自得其性情之
正其可謂善學詩者矣故曰思無邪一言以蔽
之至其論學者得效之次第則曰興於詩論學
者用功之大全則曰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
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
之名論性情之正獨取於關雎則曰樂而不淫
哀而不傷其訓伯魚則曰不學詩無以言又曰
女爲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

正牆面而立也與嗚呼詩之有切於人與人之
學詩之法亦畧盡矣朱子又爲學者慮作爲集
傳以發明之更覺曉暢易入學者日爲諷詠涵
濡察之性情隱微之間審之言行樞機之始其
亦可以得性情之正矣○蓼莪岵岫之詩言孝
也駟之篇不言孝也已以孝言也思無邪蔽三
百乎哉蔽孝也○毋不敬者禮也三百三千安
往而非禮乎安往而非孝乎其立也蓋以此也
是以君子趨以采齊行以肆夏周還中規折還

中矩在車聞和鸞行則鳴佩玉而非僻之心無
自入也○君子莊敬日強一語爲孝子守身之
正規○敬禮之本也和樂之本也能敬且和事
親之本也事親事之本也孝之道無遠弗格○
顏子克己復禮仁也擘而皖大夫之賜也曾子
易簣而歿其於仁均也子路結纓而死勇也若
出義理是亦仁也仁且勇則孝矣○春秋存天
理遏人欲之書也善者褒不善者貶斧鉞加嚴
焉是以春秋作而亂臣賊子畏其法而絕其萌

是拔禽獸爲人類轉搏噬爲寧宇也蓋雍雍乎
大順之風矣不忠不孝之患安從生乎○春秋
孔子奉天討正王法翼人道治百世之大權也
孝經孔子南面而臨以孝化民之道也是故春
秋作而萬世有刑書孝經作而萬世有善治明
王執此以往不出戶庭而天下理至易至簡循
而行之蓋無難矣○孝經者明王以孝治天下
之道也程子謂孔子作春秋爲百世不易之大
法惟後世以史視春秋謂褒善貶惡於經世之

大法則不知故作傳以明聖人之志俾後人通
其文而求其義得其意而法其用則三代可復
觀此則春秋與孝經相表裏可知矣孝經非徒
家庭問視之節春秋非徒褒善貶惡之書而已
也○大學者孝之實未有孝子而不明明德新
民止至善者也然而知此者鮮矣○知意心身
屬於我也家國天下待理於我也窮而在下明
道之任於是專焉達而在上行道之任於是責
焉明理者孝也不從事於格致豈孝乎慎獨者

孝也自欺之小人豈孝乎明誠矣而以之正心
察其忿懣恐懼好樂憂患者孝也心不在豈孝
乎格致誠正矣而以之脩身不偏於親愛賤惡
畏敬哀矜傲惰者孝也好惡混淆豈孝乎以格
致誠正脩其身矣以之教家孝弟慈能使一家
興仁興讓者孝也一人貪戾一國作亂豈孝乎
以之教國老老長長恤孤能使國人興孝興弟
不倍者孝也顛倒於上下前後左右之間不協
其情欲豈孝乎以之平天下好惡絜矩而爲民

父母者孝也好惡不絜矩而爲天下僂豈孝乎
以好惡絜矩者理財而財散民聚者孝也不能
以好惡絜矩者理財而財聚民散豈孝乎以好
惡絜矩者用人而於容賢利國之君子則陟之
於妨賢病國之小人則黜之者孝也不能以好
惡絜矩者用人而舉不能先退不能遠好人所
惡惡人所好豈孝乎通此而論之於是知大學
爲孝之實也○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
矣孝者庸德也庸德之行子於事父曰未能也

其亦不知禘說之意乎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故曰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能其德者之於天下也民用和睦上下無怨災害不生禍亂不作從古以來治天下者未有若孝德之易矣○魯論夫子有曰夢見周公讀是書而未識其心但以爲聖人遙相契耳其所以相契者何在不知也及讀孝經恍然悟作而嘆曰此吾夫子以孝治天下之弘願乎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

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周公之道孝道也周公治天下之道孝治天下之道也夫子志之久矣非虛願也吾志能行唐虞三代之治可不勞而理也故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及道弗得行心愈迫焉嘗於夢寐之間而遇之噫夫子之契周公也蓋以此萬世而下卒無有契夫子之隱微如子之契周公也者無惑乎先王至德要道之治不可得而見也○尹氏曰甚矣孔門諸子之嗜學也於

聖人之容色言動無不謹書而備錄之以貽後世今讀其書卽其事宛然如聖人之在目也夫聖人之容色言動易見者也其根心之仁義禮智不易窺者也二十篇之內言學言治言仁言孝言非一時教非一人其大旨仁可該之矣仁則孝孝則學爲真學治爲真治矣一以貫之道也識此意者學有要乎○孟子生當戰國舉世沉於功利獨述唐虞三代之治以正人心其進說於人主者不曰仁義則曰堯舜舉仁義之效則曰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指堯舜之實則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若夫合併言之則又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樂之實樂斯二者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而總以一言括之曰性善性旣善矣有不孝乎不孝則性惡矣是豈堯舜之道乎七篇之言暢達灑瀚其指要不踰此而已○孟子

願學孔子欲易戰國爲時雍而所如不偶於是道性善稱堯舜扶仁義之旨嚴王霸之辨息邪說距跛行放淫辭豈好辨哉是亦孔子作春秋授孝經之微旨也夫○月川曹氏曰論語一書之要曰仁而篇終歸於帝王相傳之中何蓋仁卽中也以心之德言卽未發之大本以愛之理言卽已發之時中帝王相傳之中中之用也孔門傳授中庸首章言未發之大本中之體也論語一書言仁兼中體用終歸帝王相傳之中由

體以達用卽用以明體若大學之敬中庸之誠孟子之仁義胥一中也易之時詩之思無邪禮之無不敬春秋之正名分又何往非中乎孔子曰吾道一以貫之又曰夫四書者孔曾思孟之書所以發六經之精義明千聖之心法也語其要論語曰仁大學曰敬中庸曰誠孟子曰仁義合之則帝王執中之旨也以愚論之六經四書一孝經足以總會之蓋孝經一書明王以孝治天下之道也夫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使

當日得行其道舉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寔寐周公之願早已布之斯世矣惟行之而終不得遂爰作孝經以垂之無窮其義廣大精微惟曾子力行孝道有得可以語此故舉先王至德要道之順天下者以明告之首曰民用和睦上下無怨夫上下自天子以至於庶人盡之矣和睦無怨自郊祀宗祀以至天地明察通於神明光於四海抑又極矣古今之治道更何以加於孝乎况身體髮膚不敢毀傷純乎戰兢之志者也以之事兄則長幼順而居家理以之事君則盡忠補過而上下親以之臨民則言行作止進退不愆於儀而能成德教而行政令夫如是孝道克於宇宙驕爭由此而息兵刑由此而靖災害禍亂由此而弭矣論語之言仁體此者也大學之言敬凜此者也中庸之言誠實此者也孟子之言仁兼言義宜此者也推之易之時書之欽若詩之思無邪禮之母不敬春秋之正名分孰非舉此而存之念慮之微事爲之著乎然則孝經

一書真合上下一政教達遠近格幽明總千聖百王而一之者乎

自孔子既叙述至此皆以明孝經為五經四子之總會也

事親庸言卷十九終

事親庸言卷二十

朱陽竇克勤靜庵甫著

男

容莊 校梓
容邃

由小學及五經四書為學之次第第二十

論語子曰志於道

朱子曰志者心之所之之謂道則人倫日用之間所當行者是也知此而心必之焉則所適者正而無他岐之惑矣

據於德

音倨

朱子曰據者執守之意德則行道而有得於心者也得之於心而守之不失則始終惟一而有日新之功矣

依於仁

朱子曰依者不違之謂仁則私欲盡去而心德之全也工夫至此而無終食之違則存養之熟無適而非天理之流行矣

游於藝

朱子曰游者玩物適情之謂藝則禮樂之文射御書數之法皆至理所寓而日用之不可闕者也朝夕游焉以博其義理之趣則應務有餘而心亦無所放矣○此章言人之為學當如是也蓋學莫先於立志志道則心存於正而不他據德則道得於心而不失依仁則德性常用而物欲不行游藝則小物不遺而動息有養學者於此有以不失其先後之序輕重之倫焉則本末兼該內外交養日用之間無少間隙而涵泳從容忽不自知其入於聖

賢之域矣

道者事物當然之理學者初入手時須是志於道正所趨也行道而有得於心則謂之德既志道又須是據於德重持守也一事之得亦爲德不可謂全體之仁又須是依於仁漸近純熟也如是方爲內治之功務本之事然形而下者無非形上之理所寓又當游於藝以博其義蘊之趣既可習乎事務又可收其放心內外交脩本末兼全爲學之道何以易此○古者八歲入小

學卽教以禮樂之文射御書數之法矣此言志道據德依仁而未言游藝者蓋學莫先於立志當爲學之始於事親之孝事君之忠爲聖爲賢之事一味向往求索真有念念不忘之意此便是夫子十五志學之志心一於是而猶有他岐之惑者必無是也到得有得於心稍失檢點便都亡去故又要據於德但所謂德只是逐事逐物上理會所謂據亦只是用力持守惟恐失之仁則全體畢具依於此則私欲爭盡天理流行

向之志道據德至此而熟矣若夫藝亦至理所
寓游於此則可以盡乎物理周乎世用涵泳從
容而非僻之心無自入矣朱子曰藝是小學工
夫若論先後則藝為先三者為後若論本末則
三者為本而藝為末習藝之功固在先游者從
容潛玩之意又當在後學者立志既堅而進為
之際循序以至焉其於學也庶幾矣

引此章概言為學之次第

小學序古者小學教人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愛親

敬長隆師親友之道皆所以為脩身齊家治國平天
下之本而必使其講而習之於幼穉之時欲其習與
智長化與心成而無杆格不勝之患也今其全書雖
不可見而雜出於傳記者亦多讀者徃徃直以古今
異宜而莫之行殊不知其無古今之異者固未始不
可行也今頗蒐輯以為此書授之童蒙資其講習庶
幾有補於風化之萬一云爾

小學題辭

元亨利貞天道之常仁義禮智人性之綱

陳氏曰此一節言天道流行賦於人而為性也

凡此厥初無有不善藹然四端隨感而見音現

陳氏曰此一節言性發而為情也

愛親敬兄忠君弟長是日秉彝有順無疆長上聲 彝音夷 疆

聲上

陳氏曰此一節言性之見於行也

惟聖性者浩浩其天不加毫末萬善足焉

陳氏曰此一節言聖人之盡其性也

衆人蚩蚩物欲交蔽乃頽其綱安此暴棄蚩音咎 頽徒圓切

陳氏曰此一節言衆人之汨其性也

惟聖斯惻建學立師以培其根以達其支惻音測 培音裴 支

與枝同

陳氏曰此一節言聖人興學設教之意

小學之方灑掃應對入孝出恭動罔或悖行有餘力

誦詩讀書詠歌舞蹈思罔或逾悖音佩 蹈音稻 逾音俞

陳氏曰此一節言小學之教所以培其根也

窮理修身斯學之大明命赫然罔有內外德崇業廣
乃復其初昔非不足今豈有餘復音伏

陳氏曰此一節言大學之教所以達其支也

世遠人亡經殘教弛蒙養弗端長益浮靡鄉無善俗

世之良材利欲紛拏異言喧騰○弛音始靡音米拏汝加切厖音灰

陳氏曰此一節言後世教學不明之害

幸茲秉燧極天罔墜爰輯舊聞庶覺來裔嗟嗟小子

敬受此書匪我言耄惟聖之謨輯音集裔以制切耄音冒

陳氏曰此一節言輯小學開示後學之意

小學一書子朱子憂學者好高鶩遠而昧乎古

聖教人之旨不知盡倫脩身之要故輯是書以

垂訓欲學者知實在用力處也蓋古之教者無

躡等而求先之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

書數之文而後及於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

其學者亦循序而進小成大成殊其候八歲十

五年引其業大抵小學與大學相因非判而為

二者舍小學不事而欲希聖達天無是理也後

世教法不講學術湮晦子弟之所聞於父兄師

長者自幼至老無非富貴利祿之言則其病既

在教者由是利欲薰心日逐逐於世俗之所為

而不復知有躬行實踐之道高明者流於虛無

寂滅之說固陋者好爲記誦辭章之習反之身心毫不加察則其病又在學者二者交病人心陷溺風俗偷薄有由來矣朱子輯小學書先之以立教示標準也次明倫曰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夫婦之別長幼之序朋友之交次敬身曰心術之要威儀之則衣服之制飲食之節又益以稽古使知所考也嘉言廣此者也善行實此者也舉倫常日用令人隨處精察隨處體驗自四書而外未有如此書之廣大精切者也學者識

古聖教人之意求盡倫紀不肯自棄其身便是踏實地做功夫處總之小學一書要人在初基上立定脚跟節節求去不要人矜言捷得鶩廣自荒是卽於大學補出敬字一段功夫平平穩穩一直向上去實徹上徹下之書也能精心研求身體力行其於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之道一以貫之矣以此爲教教得其宗以此爲學學得其傳人宜實用力於此而無忽焉可也

程子曰古之人自能食能言而教之是故小學之

法以豫爲先蓋人之幼也知思未有所主則當以格言至論日陳於前使盈耳克腹久自安習若固有之者後雖有讒說搖惑不能入也若爲之不豫及乎稍長意慮偏好生於內衆口辯言鑠於外欲其純全不可得已○東萊呂氏曰後生小兒學問且須理會曲禮少儀儀禮等學灑掃應對進退之事及先理會爾雅訓詁等文字然後可以語上下學而上達自此脫然有得不如此則是躡等終不得成也○北溪陳氏曰程子說主敬功夫可以補

小學之闕蓋主敬可以收放心而立大本大本既立然後大學工夫循序而進無往不通大抵主敬之功貫終始一動靜合內外小學大學皆不可無也○又曰朱子小學書綱領甚好最切於日用雖至大學成亦不外是○邵武李氏曰先生年五十八編次小學書成以訓蒙士使培其根以達其支內篇曰立教曰明倫曰敬身曰稽古外篇二取古今嘉言以廣之善行以實之雖已進乎大學者亦得以兼補之於後脩身大法此畧備焉○西山真

氏曰小學之書先載烈女傳胎教之法而繼以內則之文合二章觀之小學之教畧備矣○魯齋許氏曰古者民生八歲上至王公下至庶人之子弟皆令入小學教之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及其十有五歲自天子之元子衆子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與凡民之俊秀者皆入大學教之以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此小學大學所以分也當其幼時若不先習之於小學則無以收其放心養其德性及其年長若不進之於大學

則無以察夫義理措諸事業先之以小學者所以立大學之基本進之於大學者所以收小學之成功也三代盛時賢才輩出風俗醇厚蓋由盡此道也自秦始皇焚書以後聖人經籍不全無由考校古人爲學之次第班孟堅漢史雖說小學大學規模大畧然亦不見其間節目之詳也千有餘年學者各以己意爲學其高者入於空虛卑者流於功利雖苦心極力博識多聞要之不悖於古人者鮮矣至唐韓文公始引大學節目以爲爲治之序及

前宋伊洛諸先生又表章大學一篇發明古者大學教人之法近世新安朱文公以孔門聖賢爲教爲學之遺意參以曲禮少儀弟子職諸篇輯爲小學之書四卷其綱目則有三曰立教明倫敬身立教者明三代聖王所以教人之法也蓋人之良心本無不善由有生之後氣稟所拘物欲所蔽然後私意妄作始有不善聖人設教使養其良心之本善去其私意之不善其上者可以入聖其次者可以爲賢又其次者不失爲善人此先王之時所以民用和睦上下無怨而比屋可封也然所謂教者非出於先王之私意蓋天有是理先王使順其理天有是道先王使行其道因天命之自然爲人事之當然所謂教也故引中庸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數語爲說蓋爲教而不本於道則非教也爲學而不本於道則非學也道者何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此天之性人之道也知此則爲師者知所以教人之道爲弟子者知所以進學之方矣明倫者人之賦命於天莫不各有當然之則

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所謂天倫也三代聖王設爲庠序以教天下者無他明此而已蓋人而不能明人之倫理則尊卑上下輕重厚薄淆亂而不可統理其甚者至於父不父子不子君不君臣不臣夫婦長幼朋友各失其分將有禍亂相尋淪於禽獸而後已此所以古之教者必以明倫爲要而學者必以明倫爲學敬身序引孔子言君子無不敬也敬身爲大身也者親之枝也敢不敬乎不能敬其身是傷其親傷其親是傷其本傷其本枝從而亡聖人以此垂戒則知凡爲人者不可一日離乎敬也况人之一身實萬事萬物所本於此有差則萬事萬物亦從而差焉豈可不敬乎敬身之目則有四心術威儀衣服飲食心術正乎內威儀正乎外則敬身之大體得矣其衣服飲食二者所以奉身也苟不制之以義節之以禮將見所以養人反害於人也分而言之心術威儀脩德之事也衣服飲食克己之事也統而言之皆敬身之要也蓋惟敬身故於父子君

臣夫婦長幼朋友之間無施不可此古人脩身必
本於敬也稽古載三代時聖人賢者已行之迹其
綱目亦有三立教明倫敬身用此事迹以實前言
其外篇嘉言善行皆載漢以來所言之嘉言所行
之善行其綱目亦各有三立教明倫敬身此外篇
也行內篇之言以合外篇則知外篇者小學之支
流約外篇之言以合內篇則知內篇者小學之本
源合內外而兩觀之則小學之規模節目無所不
備朱文公集小學之書大意如此○敬軒薛氏曰

朱子小學一書理與事而已內篇之立教明倫敬
身通論言其理也稽古之立教明倫敬身實之以
事也外篇嘉言之廣立教明倫敬身又以理言也
善行之實立教明倫敬身又實之以事也然理精
也本也事粗也末也本末精粗一以貫之其小學
之書乎○敬齋胡氏曰小學是做敬底事敬是大
學骨子若無敬一部大學做不成○又曰只是小
學之教不行學者無基址可立上面做大遂流於
異教○虛齋蔡氏曰小學云後生初年且須理會

氣象氣象詞令容止輕重疾徐之間足以見之矣
不惟君子小人於此焉分亦貴賤夭壽之所由定
也○念臺劉氏曰學者古來聖賢事業皆從少小
時立根基此小學所由設也所謂小學止是灑掃
應對進退之節推之以至事親從兄固人道之大
經不可一日忽而要其所至卽以收斂放心爲上
達天德之本未有舍此以進於大學之道者也後
世小學不講良心已壞於童年稍有知覺卽習舉
子文章博進取從此步步皆喪心之地何論其他
聖人戒闕黨童子反在欲速成速成豈非美事直
恐失却小學功夫無以爲遠大托始耳

吾讀大學熟復繹思知洙泗授受之淵源在此
也曾子得乎大學之傳其保身則以戰兢十二
字嗚呼其旨微矣堯之道舜傳之舜之道禹傳
之禹之道湯傳之湯之道文武周公傳之文武
周公之道孔子傳之孔子之道顏子曾子子思
孟子傳之自程氏接乎子思孟子之傳實始尊
信大學之教而表章之朱子復更定畫一傳其

道於無窮故大學之書經千餘年而愈顯今孝
 經頒之學校以試士家誦戶習與四書五經並
 行天壤正孝道昌明之會也獨怪小學以翼孝
 經與四書五經同垂不朽乃今試士不三年而
 旋罷知將來必有表彰此書與五經四書相為
 經緯者而人得讀其書而繹其義一其趨而正
 其行庶人人同歸於孝熏蒸透徹融液周遍大
 道行而至治得吾思之吾將見之矣○朱子嘗
 云小學書是做人的樣子許文正公云小學四
 書吾敬之如神明信之如師保今世幼學子弟
 斷宜先讀是書涵養德性薰陶身心久則氣質
 未有不變持守未有不堅者雖明德新民只是
 由此克去耳克得盡時是何如人也
 自古者小學至此引言以見小學為為學之初
 基

大學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

程子曰

親當作新

朱子曰大學者大人之學也明明之也明德者人

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但爲氣稟所拘物欲所蔽則有時而昏然其本體之明則有未嘗息者故學者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以復其初也新者革其舊之謂也言旣自明其明德又當推以及人使之亦有以去其舊染之汚也止者必至於是而不遷之意至善則事理當然之極也言明明德新民皆當止於至善之地而不遷蓋必其有以盡夫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也此三者大學之綱領也

吾人讀聖賢書便當效聖賢爲人作事處聖賢爲人作事惟天德王道兩端讀大學一章便見入大學者明明德是第一着其進步處全賴有知故說知止知所先後而究推本致知是致知又是明明德第一着其下手實功夫惟在格物學者能隨事觀理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勿忘勿助不紊不遺隨在致吾誠意正心脩身之功積之又久至於融會貫通則觸處是道在在可推本不亂而末自可治厚者必不薄而薄者

自可漸厚由是舉而措之家國天下齊治平皆不外是而天德王道一以貫之矣至於一貫而明明德之量始全故終必要於止至善此大學之指要也入門者宜詳玩之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

○后與後同後倣此

朱子曰止者所當止之地即至善之所在也知之則志有定向靜謂心不妄動安謂所處而安慮謂慮事精詳得謂得其所止

讀此節便知學者止至善之入門與究竟處入門不能外知究竟不過求得而其中吃緊着實處全在能慮故曰格物致知所以啟其明之之端觀啟其端可知知後有許多功夫慮字當不得那許多功夫但由靜而動之際却另是一個關頭故朱子曰定靜安三字雖分節次其實知止後皆容易進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此最是難進處多是至安處住了安而后能慮非顏子不能之去得字地位雖甚近然只是難進挽

弓到臨滿時分外難開又曰知止只是知有這箇道理也須是得其所止方是若要得其所止直是能慮方是能慮却是要緊知止如知爲子而必孝知爲臣而必忠能得是身親爲忠孝之事若徒知這箇道理至於事親之際爲私欲所泊不能盡其孝事君之際爲利祿所泊不能盡其忠這便不是能得矣能慮是見得此事合當如此便如此做按知止卽易之極深能慮卽易之研幾天下未有知止而不能有定定而不能靜靜而不能安者未必無能安而或不能慮能慮而或不能得者知止物格知至也能得誠意以下之事也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

朱子曰明德爲本新民爲末知止爲始能得爲終本始所先末終所後此結上文兩節之意

用此一節結上文兩節只是教人用功不可先後失序的意思故曰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只重知所先後不單重知字若認作教人知的話說

則上節知止之知已是物格知至之知說得深重如許矣此再說更有何意故此一節原是就前面說過的話收拾一番說出用功的次序教人必如此做去觀小註曰知工夫先後次第則進爲有序不忽近務遠處下窺高而其入道爲不遠矣可見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

知在格物

○治平聲
後做此

朱子曰明明德於天下者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也心者身之所主也誠實也意者心之所發也實其心之所發欲其必自慊而無自欺也致推極也知猶識也推極吾之知識欲其所知無不盡也格至也物猶事也窮至事物之理欲其極處無不到也此八者大學之條目也

讀此節便見古人爲學有次第處正是於先處着功夫○格物註言窮至事物之理提出一理

字以喚醒泛鶩之學與虛寂之學千古學術之
正以此外非正學也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
而后身脩身脩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

天下平

治去聲
後倣此

朱子曰物格者物理之極處無不到也知至者吾
心之所知無不盡也知既盡則意可得而實矣意
既實則心可得而正矣脩身以上明明德之事也
齊家以下新民之事也物格知至則知所止矣意
誠以下則皆得所止之序也

此一節是覆說上文之意○聖賢學問不過知
行兩端格物致知是知誠意至天下平是行細
言之知與意之交是學之一進過此關最難緣
路分窄狹出此入彼間不容髮故審辨宜早而
持守宜力像人之行遠初舉足時必須程途分
明認真走去方無錯誤不然毫釐之差千里之
謬矣到得身與家之交又是學之一進過此關
畧易緣路分漸寬只是要推行將去像人之行

遠久已登程須盼着前邊程途去便得至由家而國而天下較知與意身與家却易緣此地位濶只要展拓得去像人之行遠閱盡千山萬水將崎嶇險隘處所都過了只管照前日行程行去便可到地頭更無錯誤處也○知未至不能誠意故誠意必先致知格物知既至又不可不誠意故物格知至了又要誠意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爲本

朱子曰壹是一切也正心以上皆所以脩身也齊家以下則舉此而措之耳

脩身爲本人人皆能言之一旦有民社之責便舍本循末身却做不得張主是何緣故只爲未嘗格物以致知於人已道理欠得十分明透耳觀此則知大學脩身爲本只是說個總名字論到脩身着實處還是格物致知是第一着誠意正心是第二着

其本亂而未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

朱子曰本謂身也所厚謂家也此兩節結上文兩節之意

厚薄字正是聖賢千古大公之心所謂至善之所在也聖賢同一心也當厚者便厚當薄者便薄此是準乎天理之當然而行乎吾心之自然何嘗有心爲之區別易曰君子稱物平施蓋惟稱物之輕重而後可以平其施此自然不易之理若一概去厚便是愛無差等乃墨氏之流非吾儒之正也如今日用醇醪間最要厚薄分明

或曰以德報怨便是故意去厚了故意去厚正是冒鄉愿之行邀長厚之譽心多邪曲不可問矣不如以德報德是所厚者不薄以直報怨所薄却又未嘗不厚爲得天理人心之正也○大學之道明君子不患不得聞大道之要小人不患不得蒙至治之澤蓋自天子以至於庶人皆從事於窮理正心脩己治人之道故治隆於上俗美於下也伏羲以來至於孔子繼天立極之聖人接踵而出或爲之君以治之或爲之師以

教之總欲使人復其性而後已孔子述古大學
教人之法以詔萬世而曾子獨得其傳故作爲
傳義以發明之漢唐以後學者非泥於辭章則
淪於虛無不則流爲權謀術數之習至聖經賢
傳如大學之書曾未有潛玩而身體之者人欲
熾而天理滅以至於此極無惑乎王道蕩而風
俗日漓也自兩程夫子取此書而表彰之朱子
又復更定篇章作爲章句以發其蘊而大學之
道遂如日月中天無復晦義嗚呼程朱之功偉
矣乃朱子論大學必補出小學功夫今取其言
考之有曰古人小學養得小兒子誠敬善端發
見了然而大學等事小兒子不會推將去所以
又入大學教之又曰小學大學只是一個事小
學是學事親敬長大學便就上面講究委曲其
所以事親事長是如何又曰古人由小學而進
於大學其於灑掃應對進退之間持守堅定涵
養純熟固已久矣大學之序特因小學已成之
功觀此則小學與大學非判而爲二矣今人小

學既不之講大學亦不過徒爲誦讀而已其於
聖人教人窮理正心脩己治人之道何有當哉
入大學者當熟讀章句序並取或問而參考之
其於古大學教人之成法灼然有見行去自無
錯處矣

自大學之道至此引言以見大學爲爲學之全
功

子程子曰大學孔氏之遺書而初學入德之門也
於今可見古人爲學次第者獨賴此篇之存而論
孟次之學者必由是而學焉則庶乎其不差矣○
又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
庸者天下之定理此篇乃孔門傳授心法子思恐
其久而差也故筆之於書以授孟子其書始言一
理終散爲萬事末復合爲一理放之則彌六合卷
之則退藏於密其味無窮皆實學也善讀者玩索
而有得焉則終身用之有不能盡者矣○又曰讀
論語有讀了全然無事者有讀了後其中有得一
兩句喜者有讀了後知好之者有讀了後直有不

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又曰今人不會讀書如讀論語未讀時是此等人讀了後又只是此等人便是不曾讀○又曰願自十七八讀論語當時已曉文義讀之愈久但覺意味深長○又曰孟子有功於聖門不可勝言仲尼只說一個仁字孟子開口便說仁義仲尼只說一個志孟子便說許多養氣出來只此二字其功甚大○又曰孟子有大功於世以其言性善也○又曰孟子性善養氣之論皆前聖所未發○楊氏曰孟子一書只是要正

人心教人存心養性收其放心至論仁義禮智則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爲之端論邪說之害則曰生於其心害於其政論事君則曰格君心之非一正君而國定千變萬化只說從心上來人能正心則事無足爲者矣大學之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本只是正心誠意而已心得其正然後知性之善故孟子遇人便道性善歐陽永叔却言聖人之教人性非所先可謂誤矣人性上不可添一物堯舜所以爲萬世法亦是率性而已所謂率性

循天理是也外邊用計用數假饒立得功業只是人欲之私與聖賢作處天地懸隔○朱子曰讀書先讀大學以定其規模次讀論語以立其根本次讀孟子以觀其發越次讀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處大學一篇有等級次第總作一處易曉宜先看論語却實但言語散見初看亦難孟子有感激興發人心處中庸亦難讀看三書後方宜讀之○又曰中庸功夫密規模大讀書且從易曉易解處去
（讀四書道理粲然人只是不去看看若理會得此四

書何書不可讀何理不可究何事不可處○或問讀書之法其用力也柰何朱子曰循序而漸進熟讀而精思可也曰然則敢問循序漸進之說曰以論孟二書言之則先論而後孟通一書而後及一書以一書言之其篇章文句首尾次第亦各有序而不可亂也量力所至約其程課而謹守之字求其訓句索其旨未得乎前則不敢求其後未通乎此則不敢志乎彼如是循序而漸進焉則意定理明而無疎易躡等之患矣不惟讀書之法是乃操

心之要尤學者不可不知曰其熟讀精思何耶曰
論語一章不過數句易以成誦成誦之後反復玩
味於燕閑靜一之中以須其浹洽可也孟子每章
或千百言反復論辨雖若不可涯者然其條理疏
通語意明潔徐讀而以意隨之出入往來以十百
數則其不可涯者將可以得於指掌間矣大抵觀
書先須熟讀使其言皆若出於吾之口繼以精思
使其意皆若出於吾之心然後可以有得至於文
義有疑衆說紛錯則亦虛心靜慮勿遽取舍於其

間先使一說自爲一說而隨其意之所之以驗其
通塞則其尤無義理者不待觀於他說而先自屈
矣復以衆說互相詰難而求其理之所安以考其
是非則似是而非者亦將奪於公論而無以立矣
大抵徐行却立處靜觀動如攻堅木先其易者而
後其節目如解亂繩有所不通則姑置而徐理之
此讀書之法也○敬軒薛氏曰脩己治人始終條
理詳備者無如大學他書非無脩己治人之法但
散處而難得其要得其要者大學也○又曰大學

經傳一明德貫之明明德者明德明於己新民者明德明於人止至善者人已之明德各造其極格物致知窮盡此明德之理也誠意者實其明德於心之所發也正心脩身全此明德於身心也齊家治國平天下者明明德於家國天下也○又曰中庸天命之謂性盡之○又曰靜而敬以涵養喜怒哀樂未發之中動而敬以省察喜怒哀樂中節之和此爲學之切要也○又曰誠爲中庸之樞紐卽此性之誠也非性之外別有一物爲誠○又曰論

語雖不明言性善凡言仁義孝弟道德天命之類無非性善也○又曰論語一書未有言人之惡者熟讀之可見聖賢氣象○又曰孟子七篇乃洙泗之正傳經千餘載世儒例以子書視之而無知之者獨唐之韓子謂孟氏醇乎醇者也又曰軻之死不得其傳焉又曰孟氏之功不在禹下是則千載之間知孟子者韓子一人而已宋之大儒有德業聞望重於一世者猶擠孟子於法言之後尙何望於他人邪惟河南程夫子倡明絕學始表彰其書

發揮其旨而一時及門之士遂相與翕然服膺其說天下始曉然知其爲洙泗之正傳而不敢妄議及朱子又取程氏及羣賢之說會萃折衷以釋其義與論語大學中庸列爲四書由是洙泗之正傳益以明備千古入道之門造道之間無越於此矣志道者尙篤所力哉

自大學孔氏之遺書至此引言以見大學語孟中庸爲爲學之階級

通書聖人之精畫卦以示聖人之蘊因卦以發卦不

畫聖人之精不可得而見微卦聖人之蘊殆不可悉得而聞

朱子曰精者精微之意畫前之易至約之理也伏羲畫卦專以明此而已蘊謂凡卦中之所有如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至廣之業也有卦則因以形矣

易何止五經之源其天地鬼神之奧乎

朱子曰陰陽有自然之變卦畫有自然之體此易之爲書所以爲文字之祖義理之宗也然不止此

專新眉言 卷二十一
蓋凡管於陰陽者雖天地之大鬼神之幽其理莫不具於卦畫之中焉此聖人之精蘊所以必於此而寄之也

伏羲仰觀俯察因卦畫以詔天下後世而聖人之精亦因以昭示焉後世之人未必知君子脩之而吉小人悖之而凶也文周孔子又作為彖爻象辭包許多道理在中間是聖人之蘊因卦以發也自有易而太極陰陽五行化生不窮之奧莫不具於其中微易而聖人之精蘊或幾乎息矣故易不止爲五經之源其天地鬼神之奧也

論語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

朱子曰劉聘君見元城劉忠定公自言嘗讀他論加作假五十作卒蓋加假聲相近而誤讀卒與五十字相似而誤分也愚按此章之言史記作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加正作假而無五十字蓋是時孔子年已幾七十矣五十字誤無疑也學易則明乎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故可

以無大過蓋聖人深見易道之無窮而言此以教人使其不可不學而又不可以易而學也

夫子學易有得而深見易道之無窮自任手不得故曰假我數年以卒學易之功可以無大過蓋進而不已之意聖人之心只是無一時休息○無大過不是聖人謙言聖人真是看得已身有過不能融釋得盡說到無大過蓋幾幾乎有可以自信者惟假以年而學易可能如此易真是不可不學而又不可以易而學也

論語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

音扶夫

朱子曰小子弟子也

詩可以興

朱子曰感發志意

可以觀

朱子曰考見得失

可以羣

朱子曰和而不流

可以怨

朱子曰怨而不怒

邇之事父遠之事君

朱子曰人倫之道詩無不備二者舉重而言

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

朱子曰其餘緒又足以資多識○學詩之法此章盡之讀是經者所宜盡心也

詩之益人多端學詩不是以誦讀了事如讀緇衣巷伯便能感發志意讀卷阿板蕩便可考見得失是可以興可以觀也和平以來神聽杖杜

以結三秋谷風有棄予之嗟小弁有鸞斯之作詩之羣與怨大概如斯學之則可以羣可以怨矣蓼莪岵岵教孝也采薇天保教忠也凡邇之有益於門內遠之有裨於朝廷者皆可作事父事君觀倫紀之重於詩乎備之矣至於振鷺騶虞鳥獸之類也蘋蘩棠棣草木之屬也學詩而又足以多識是於身心人已倫物間各有取益處安可不學

論語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

朱子曰雅常也執守也詩以理性情書以道政事禮以謹節文皆切於日用之實故常言之禮獨言執者以人所執守而言非徒誦說而已也○程子曰雅素之言止於如此若性與天道則有不可得而聞者要在默而識之也謝氏曰此因學易之語而類記之

易以道陰陽神卜筮古者太卜掌之春秋以紀事變寓褒譏古者史官司之皆非淺學所可到若興觀羣怨事父事君之道具載於詩二帝三王治天下之大經大法統備於書禮則節文度數又人之所不可須臾離者是何一非切於日用之實故雅言之○天高地下禮制行焉三千三百經曲備焉其間周旋進反之儀樽節退讓之意非若詩書可以誦讀而得其旨故禮獨言執

論語

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

○亢音剛

朱子曰亢以私意窺聖人疑必陰厚其子

對曰未也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

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

朱子曰事理通達而心氣和平故能言

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

朱子曰品節詳明而德性堅定故能立

聞斯二者

朱子曰當獨立之時所聞不過如此其無異聞可知

雅言之教詩書執禮聖人之教及門者在是聖

人之教子亦不外是不得謂聖人不厚於其子

何得謂聖人別有以厚其子也以私意窺之則

失之矣

孟子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

朱子曰王者之迹熄謂平王東遷而政教號令不

及於天下也詩亡謂黍離降為國風而雅亡也春

秋魯史記之名孔子因而筆削之始於魯隱公之

元年實平王之四十九年也

晉之乘楚之檇杞魯之春秋一也

○乘去聲檇音逃杞音兀

朱子曰乘義未詳趙氏以爲興於田賦乘馬之事或曰取記載當時行事而名之也禱杙惡獸名古者因以爲凶人之號取記惡垂戒之義也春秋者記事者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爲所記之名也古者列國皆有史官掌記時事此三者皆其所記冊書之名也

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

朱子曰春秋之時五霸迭興而桓文爲盛史史官也竊取者謙辭也公羊傳作其辭則丘有罪焉爾意亦如此蓋言斷之在已所謂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不能贊一辭者也尹氏曰言孔子作春秋亦以史之文載當時之事也而其義則定天下之邪正爲百王之大法

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又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孟子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程子曰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也然則春秋者固存天理遏人

欲之書也至王安石詆爲斷爛朝報不列學宮
一時學者遂公然廢春秋不治廢春秋不治則
天理不明人欲日熾至使小人得以恣其無忌
憚之爲其害可勝言哉

通書春秋正王道明大法也孔子爲後世王者而脩
也亂臣賊子誅死者於前所以懼生者於後也宜乎
萬世無窮王祀夫子報德報功之無盡焉

春秋之作所以扶綱常維人紀爲萬世昭法戒
有王者起能取則焉則王道正大法明亂臣賊

子懼而天下平矣故曰爲後世王者而脩也○
春秋一書爲撥亂反正而作也何爲正君臣也
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此天地之
大經古今之通義正孰有正於此者乎反是則
亂矣春秋存天理遏人欲聖人因魯史舊文一
經筆削正道昭灼如日月中天一字之褒貶千
古之名義肅焉安可以紀事之書而概視之也
程子曰讀書者當觀聖人所以作經之意與聖人
所以爲聖人而吾之所以未至者求聖人之心而

吾之所以未得焉者書誦而味之中夜而思之平其心易其氣闕其疑其必有見矣○朱子曰讀六經時只如未有六經只就自家身上討理會其理便易曉○又曰聖人作經以昭後世將使讀者誦其文思其義有以知事理之當然見道義之全體而身力行之以入聖賢之域也其言雖約而天下之故幽明巨細靡不該焉欲求道以入德者舍此爲無所用其心矣然去聖旣遠講誦失傳自其象數名物訓詁凡例之間老師宿儒尙有不能知者

况於新小生驟而讀之是亦安能遽有以得其大指要歸也哉故河南程夫子之教人必先使之用力於大學論語中庸孟子之書然後及乎六經蓋其難易遠近大小之序固如此而不可亂也○看經書與看史書不同史是皮外物事沒緊要可以劄記問人若是經書有疑這箇是切已病痛如人負痛在身欲斯須忘去而不可得豈可比之看史遇有疑則記之紙耶○問爲學只是看六經語孟其他史書雜學皆不必看如何朱子曰如此卽

不見古今成敗便是荆公之學書那有不可讀者
只怕無許多心力讀得六經是三代以上之書曾
經聖人手全是天理三代以下文字有得失然而
天理却在這邊自若也要有主覷得破皆是學○
大抵所讀經史切要反復精詳方能漸見旨趣誦
之宜舒緩不迫令字字分明更須端莊正坐如對
聖賢則心定而義理易究不可貪多務廣涉獵鹵
莽纔看過了便爲已通小有疑處即便思索思索
不通卽置小冊子逐日抄記以時省閱俟後日逐

一理會切不可含糊護短恥於資問而終身受此
黷暗以自欺也今日談經者往往有四者之病本
卑也而抗之使高本淺也而鑿之使深本近也而
推之使遠本明也而必使至於晦此今日談經之
大患也○敬軒薛氏曰讀有卦畫之易當知無卦
畫之易有卦畫之易今易書猶可以言求無卦畫
之易則可以心會而不可以言求邵子所謂須信
畫前原有易是也○又曰易之爲教大概欲人敬
慎雖吉事亦不敢言而爲之如大壯乃陽壯之事

占者吉亨不言可知而必曰利貞是卽敬慎之意
○又曰讀二典三謨夏商周書其明白者皆有切
於學者之身心愈讀愈有味○又曰詩全經性情
二字括盡○又曰關雎之類言夫婦鹿鳴之類言
君臣棠棣之類言兄弟蓼莪之類言父子黃鳥之
類言朋友此詩於人倫之道無不備也○又曰春
秋詞簡而旨微欲盡得聖人之心於千載之上難
矣○又曰書求精一之旨詩求思無邪之旨禮求
敬樂求和春秋求是非易求象占義理皆體於身

心則有實用矣○又曰聖人作經皆寫其身心之
實耳使非寫其身心之實則人作一書皆可謂之
經矣○又曰舍小學四書五經宋諸儒性理之書
不讀而先讀他書猶惡觀泰山而喜丘垤也藐乎
吾知其小矣○楓山章氏曰看書欲自小學而及
四書以馴致六經此正古人爲學次第但當立志
堅定不可以歲月經久而畏難也

自聖人之精至此引言以見五經爲爲學之本
原

人自成形而後其得於天者不無清濁厚薄之分然仁義禮智之全體天之賦予則一而已矣但上哲之資不思不勉從容中道次則學而知利而行蓋不免擇執之勞至於人一已百人十已千困知勉行則又其次矣通三者而論之功力不無勞逸得效亦有後先及其知之成功而一者亦曰學焉而已學不外窮理力行二者自鄒魯以上溯唐虞由洛閩而下逮許薛未有舍此爲進學之方者愚竊思窮理力行爲學之大

端其要在於立志而居敬蓋志之不立與之言道德則遜謝不遑與之企聖賢則退焉思阻日逐逐於流俗之爲而無由漸進於正大光明之域奚足以爲士哉誠銳然以聖賢爲必可至而勇往直前有百折不回之概則志立矣卽當居敬以涵養其本原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此敬之存於內也動容貌斯遠暴慢正顏色斯近信出辭氣斯遠鄙倍此敬之肅於外也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此敬之凜於

靜也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此敬之飭
於動也內外交養動靜兼持久之心氣清明義
理昭著以之窮理則心不雜而道明以之力行
則心不怠而德立學之成始成終端不外是有
志聖賢之學者從事小學以立其基沉潛乎學
庸論孟以正其趨涵泳乎易書詩禮春秋以會
其歸博稽之載籍以廣其見聞更且質之師友
驗之身心察之應事接物以嚴辨夫天人理欲
之微如是則理無弗窮卽以所窮之理力行以

踐其實微而念慮著而云爲大而綱常名教小
而事物細微其當行者不敢不勉焉以求至其
不當行者不敢不力絕於方萌中庸於學問思
辨後而終以篤行者正謂此也朱子曰聖人千
言萬語只是教人做人循是數者無少間斷則
人道全矣人道全則無負上天生人之意是卽
天之肖子也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是卽
父母之孝子也亦在學者之自勉而已矣
此一段總言爲學之要

論語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

朱子曰古者十五而入大學心之所之謂之志此所謂學即大學之道也志乎此則念念在此而爲之不厭矣

三十而立

朱子曰有以自立則守之固而無所事志矣

四十而不惑

朱子曰於事物之所當然皆無所疑則知之明而無所事守矣

五十而知天命

朱子曰天命即天道之流行而賦於物者乃事物所以當然之故也知此則知極其精而不惑又不足言矣

六十而耳順

朱子曰聲入心通無所違逆知之之至不思而得也

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

○從如字

朱子曰從隨也矩法度之器所以爲方者也隨其

心之所欲而自不過於法度安而行之不勉而中也○程子曰孔子生而知者也言亦由學而至所以勉進後人也立能自立於斯道也不惑則無所疑矣知天命窮理盡性也耳順所聞皆通也從心所欲不踰矩則不勉而中矣又曰孔子自言其進德之序如此者聖人未必然但爲學者立法使之盈科而後進成章而後達耳胡氏曰聖人之教亦多術然其要使人不失其本心而已欲得此心者惟志乎聖人所示之學循其序而進焉至於一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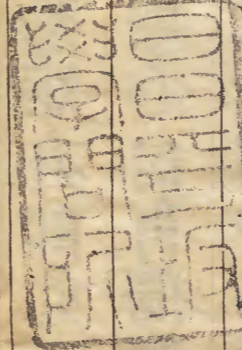
不存萬理明盡之後則其日用之間本心瑩然隨所意欲莫非至理蓋心卽體欲卽用體卽道用卽義聲爲律而身爲度矣又曰聖人言此一以示學者當日者當優游涵泳不可躡等而進一以示學者當日就月將不可半途而廢也愚謂聖人生知安行固無積累之漸然其心未嘗自謂已至此也是其日用之間必有獨覺其進而人不及知者故因其近似以自名欲學者以是爲則而自勉非心實自聖而姑爲是退託也

夫子自言進德之序渾然健行不息之天蓋自十五志學時便期從心不踰矩地位志乎此而爲之不厭已是徹始徹終之學到得三十持守堅定而外務不能搖到得四十研窮精密而事物無所蔽又歷之十年舉天道之賦於物者無不洞晰又歷之十年舉人世之形於聲者無所違逆至七十左右逢源幾非在我向之志也志此而已向之學也學此而已到此非有志之可名亦不見學之爲用矣始之志學已貫乎終之所欲爲終之不踰矩亦卽如乎始之所欲至其間之日進不已聖心自有獨覺焉者故歷叙之以示人要知聖人生知安行固無積累之漸然其至誠無息與天同運設使更加以數十年也只是如此不是學到此便住手也不是過此更有神化處總之所志之學卽堯舜以來相傳之心學吃緊在一志字而以矩字作標準立是守得此矩堅定不惑是見得此矩分曉知命耳順是明得此矩透徹從心不踰是養得此矩純熟

學者志聖人之志學聖人之學循序漸進不躐等以求自強不息不半途而廢至於一私不存萬理明盡則動靜云爲自有物來順應之妙而於聖人之矩無少踰矣孰謂聖人不可學而至耶此事親之極致也

引此章以見爲學當以聖人爲法也
自志於道至此皆以明由小學及五經四書爲學之次第也

事親庸言卷二十一終



天保十西

